

【美国文学】

试论早期美国印第安口头文学的特征

生安锋

【摘要】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美洲就生活着数千万土著人士,他们的文学形式主要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口头文学最能充分地体现印第安文学的真正精髓。口头文学主要包括典仪、曲词、传说、传记、战歌、道德剧等。印第安口头文学不仅具有一般文学中所具有的道德教化和行为教育功能,而且具有丰富多彩而鲜明突出的文学性;对古代印第安人而言,语言又具有无与伦比的神圣性,与超自然的、宗教性的神灵密切相关;印第安口头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具有动态发展的性质,是一种“活的文学”;对于古代印第安人而言,语言具有极强的迷行功能或者施为功能。

【关键词】美国印第安文学;口头文学;施为功能

【作者简介】生安锋,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当代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研究。

【原文出处】《英美文学研究论丛》(沪),2018.29.161~171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作为少数族话语的美国原住民文学叙事:一种后殖民主义视角”(11YJA752017)的阶段成果。

当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2000多个部落,繁衍着数千万人口。而今天,在历经五百多年的沧桑与磨难之后,仍生存着300多个美洲土著部落约140万人,他们使用着大约500种分属50多个语族的语言。美国主流社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掩盖他们屠杀印第安人、实行文化同化和文化压制政策的真相,即使文化界也一直充斥着虚假的自欺欺人的谎言。美国著名现代作家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曾经在其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中夸赞美国这个新大陆为“处女地”,但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 1918-2000)却在其著作《美国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America*, 1975)中指出:“美国土地更像是寡妇而非一个处女。欧洲人并非在美洲发现了一个荒野;而是他们制造了一个荒野,无论这事如何地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所谓的美国定居其实是对被新来者所带来的疾病和道德败坏变成荒原的那片土地的再次定居(resettlement)和再占领”(Jennings 30)。而美国主流媒体或者学校的课本一贯也对这段历史事实三缄其口。白人殖民之前的印第安文学主要以口头文学形式存在,口头文学巩固了民族记忆,使民族文

化得以延续,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口头文学是印第安文学的真正精髓,也只有当印第安文学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出现时,其精彩和迷人之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口头文学主要有典仪、曲词、传说、雄辩、传记、战歌、道德剧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各种带有宗教、超自然因素的祈祷,到表达印第安人生活劳作中喜怒哀乐的抒情歌曲,从关于创世的神话、部落的历史,到关于人类、动物等的故事传说,从思考人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到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斗杀伐等叙事,是此后整整一个世纪印第安文学发展的重要源泉。

这里的印第安口头文学主要包括印第安人的宗教性典仪和口头文学(曲词、戏剧、传说、雄辩、传记、玩笑、道德剧等等),^①它形式多样,体裁广泛,内容上从宗教性、超自然的文学到关于人类、动物等的故事传说、战歌等,构成了早期印第安文学的主要传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说美国印第安文学(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或者美国原住民文学(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的时候,我们都是使用复数形式的“文学”,也就是诸种文学或者多种文学的意思,正如印第安文学研究专家肯尼斯·M·若以莫(Kenneth M. Roemer)等所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提出

“什么是美国原住民文学?”这一问题时,立马涌上脑海的是两个词:“卷帙浩繁和多样性”(immensity and diversity),而美国唯一一份专注于本土印第安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用的也是复数形式。(Roemer 4)

传统上,对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而言,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惯于被看成是野蛮的、粗糙的、鄙俗的、孩子气的或者不成熟的,而且是违反基督教信条的异教徒性质的。而习惯于书面文学的现代人对口头文学也已经十分陌生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使是书面语言和文字传统十分发达的民族(如我们汉族)和西方使用英语的民族(如英吉利民族),或者使用德语的德意志民族、使用法语的法兰西民族等,在远古的过去也都有着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当然,这是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待那些叙述或者文化,在当时,那些叙述或者文化所承载的,其实作用恐怕要比单纯的文学要大得多。

对古代印第安人而言,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神圣性,语言超越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事务,而与超自然的、宗教性的神灵密切相关,因为正是借助于语言以及相关的表演,印第安人才能与神界沟通,与他们逝去的祖先交流,与神圣而多变的大自然和谐相处。因为正如印第安著名作家莫曼德(N. Scott Momaday, 1934-)所言:“语言是神圣的,这样说毫不过分。强调语言和神圣之间的联系还不够,因为它们实际上不可分割”;接着莫曼德就举了那瓦霍(Navajo)印第安人的一首祈祷词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在丛中成长! / 众山之主! / 年轻人! / 首领! / 我给您准备好了祭品。 / 我为您生了一堆冒烟的篝火。 / 恢复我的双脚。 [...] 把我身后的一切变美。 / 在美中完成。 / 在美中完成。 / 在美中完成。 / 在美中完成”(莫曼德7)。在莫曼德看来,这首祷词“兼具诗歌的韵律和祷词常见的形式,有着使人能立即感受到的宗教性的语调和内容。即是说,歌者的态度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在这篇祷词中,语言与宗教仪式配合得天衣无缝,口头传统也因此获得了显著的稳定性和与《圣经》相仿的权威性”(莫曼德7)。笔者以为,这首祈祷词虽然缺乏《圣经》中《诗篇》所体现出的繁复性、系统性与厚重的宗教感,但同样显露出祈祷者或者

作词者的虔诚之心、祈祷之时的期盼之情以及祈祷过程中的愉悦心境。

在一首苏族(Sioux)印第安神职人员对着一块草原上的巨石所做的祈祷中,我们同样也能感受到这种神圣性:“纹丝不动/从亘古到如今/无始无终/你安歇在/道路的中间/在风中/你安歇/……/身被鸟雀的粪便/草从你的脚下生长蔓延/你的头上戴着鸟儿的羽毛/你安歇/在风中/你在等待/衰老的人”(Omaha 83)。在这首祈祷词中,读者一方面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荒寂无人的原野上,一块巨大的石头突兀而静穆地矗立在地平线上,岁月流逝,而巨石历经千年万载依旧岿然不动,大自然的力量对其不断地雕刻,巨石上面落满了鸟粪,下面杂草丛生,人迹皆无,显得愈加苍凉神秘。而另一方面,巨石的顶部又落满了鸟儿的羽毛,让读者不由得想起印第安人的头上装饰品,巨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矗立在大草原的猎猎风中,等待衰老垂死之人。读到这里,一股浓浓的悲凉感和宗教情怀油然而生。这块巨石就像是一个墓园的标志,一个永恒的、非时间性的神殿,一个来世精神的家园,一个灵魂的安歇之处。印第安口头文学中语言的庄严感和神圣性就透露在这首祈祷词的字里行间。

印第安口头文学当然也具有教诲、教育和道德培养的功能。像任何民族的文学一样,印第安人的早期口头文学具有很强的教育与训导功能。很多关于部落英雄的事迹和故事都教导孩童和年轻人去勇敢地面对困难、抗击敌人、保卫自己的族人和部落;很多神祇或者半神半人的传记性故事则会激发少年儿童部落认同感和想象力,从小就培养他们对自己部落的忠诚并建构起一种相对稳定的身份感;很多童谣和寓言故事则涉及对动植物的识别、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为人、对食物的辨认、礼节规矩等等;那些玩笑式的故事和道德剧更是直接借用讽刺、玩笑等喜闻乐见的手法去教导年轻人如何遵从社会规则,遵守部落的道德规范,并对违反那些规则的行为进行讽刺和警示,对犯罪者进行鞭挞和惩戒。印第安人的很多故事都将引人入胜甚至十分离奇的情节和道德规范、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准则结合起来讲述和传扬,让后代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印第安传统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以

及道德伦理思想。有论者指出,印第安口头文学中的“道德寓意是内在于故事、故事的表演语境、观众与讲述者的参与、讲述的季节之中的”(Lincoln 24)。可以看出,印第安口头文学的教育功能是与表演性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活泼而随机、可以临场根据具体情形发挥的表演中,那些死板的、甚至是严厉的社会规则才能被年轻一代更好地接受并铭记在心,而观众的积极参与更加加深了他们对这些规则的印象,进而也加强了年轻人对部落文化的认同感。

口头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具有动态发展的性质,是一种“活的文学”(张冲、张琼 14)。印第安口头文学,甚至是任何的口头文学,在现场进行或者“表演”的时候,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现场有观众,二是变动性或者动态性。现场的观众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有时候能够和讲述者形成互动,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在现场观看演出,这和在家里或者在网上看电视是不一样的,甚至和实时直播也不一样。在现场,有着群情激昂的观众,台上和台下的互动往往会推动甚至改变气氛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对原来设定的情节和思路(如果有某种设定的话)造成打断、更改、添加或者删减;观众之间也可能有互动并对台上的讲述者或者表演者施加一定的影响。而讲述者本身在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故事或者做其他的如祈祷或者演唱战歌时,也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或者观众的不同而随机改变或调整故事的内容和长短,甚至是故事的结局,增删和改动的事情随时可能会发生。这种文化形式在任何早期的文化传统中都是存在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我国藏族传唱了上千年的世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属于串珠式结构,就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它不断地包容和吸纳新的故事内容,而且逐渐把藏族的许多叙事文类——如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谚语等都含纳到史诗中,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长篇叙事画卷。迄今为止,用藏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已经超过 100 种。另外,我国柯尔克孜族(国外称吉尔吉斯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仅在新疆柯尔克孜族地区就有 70 多位演唱者,这些演唱《玛纳斯》的民间歌手在柯尔克孜语里叫做“玛纳斯奇”(manasq),他们演唱着大致相同或者互相关联但又都有所不同的多个版

本的《玛纳斯》。而我国的另一部蒙古族卫拉特部英雄史诗《江格尔》,也先是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历代传唱者、诗人、歌手等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著名的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不断加工、丰富,篇幅逐渐增大,内容也逐渐丰富,最后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多语言、多版本的大型史诗。印第安口头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概莫能外。有时候则是多个情节类似的故事出现在不同语言的印第安部落文化中,而内容、故事的发展过程和结局等也并不完全一样。

印第安口头文学的众多特点中当然少不了它的文学性。这些传承下来的文学有的简洁明了、文字纯净,有的韵脚整齐、朗朗上口,有的铿锵有力、鼓舞人心,有的辞藻华丽、优美动人,有的情深意长、文辞感人,有的想象丰富、意象超绝。譬如奥吉布瓦(Ojibwa 或 Chippewa)人的一首《呼唤心上人》中就这样唱到:“醒来吧!林间的鲜花,草原上踏着天穹的鸟。/醒来吧!醒来吧!奇妙的黄褐色眼睛的东西。/当你看着我,我感到满足;就像吸饱了露水的花。/当你张开嘴,吐出的是清晨鲜花的芬芳,[...]醒来吧!醒来吧!我的心爱”(张冲、张琼 51)。这首曲词意象鲜明而优美、情真意切而浪漫多情,是一首经典的热恋之歌,将对恋人的那种依依不舍之感、盼望恋人醒来能够在一起的情愫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中既有想象中和恋人在一起时的满足感和幸福甜蜜,又有当恋人皱眉不悦时自己的忐忑和哀伤;曲词里用了多种鲜明而形象的比喻(恋人的鲜血就像明亮月夜里的森林之溪、蘸满露水的花、鲜红的水、像一条枝叶在跳舞、水面像一道道金色的波纹、拟人(大地、溪流的微笑;乌云密布的天空也笑了)和对比(恋人高兴时和不高兴时、恋人在与不在时)等手法来烘托作者的心情,读来令人如临其境、心生同感。又譬如下面这首提瓦族(Tiwa)的关于大地母亲和天空父亲的曲词:“请为我们织一件亮丽的衣袍;/愿它的经线是清晨的白光,/愿它的纬线是傍晚的红光,/愿它的流苏是滴落的雨点,/愿它的边缘是持久的彩虹”(Astrov 221)。在这首曲词中,通过这些丰富多彩而想象力充沛的意象如清晨的白光、傍晚的红光、雨点和彩虹等,我们似乎看到了吟诵者的喜悦和期盼之情,随着文字的诵读我们的眼前似乎也展现出一件

精美绚丽的衣袍；重复的律动也让读者立即体会到一种欢快的期盼和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

对于古代印第安人而言，语言具有极强的述行功能或者施为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s)。我们今日信以为是文学并当作文学来加以研究的口头文学，在远古的过去或许是印第安人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必需品，是救死疗伤的良药，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社会或者族群的各个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自从欧洲白人殖民者侵入美洲大陆开始(亦或许更早一些)，印第安人就在经受无数种的痛苦、伤病、异化、疏离，他们的病痛需要被治愈，他们需要疗伤，而口头文学就扮演了这一极为重要的社会角色。我国学者石坚认为印第安人传统的故事讲述在当代本土裔美国小说中就像药物一样具有治疗的能力：“传统印第安人的故事被讲述，被一再地讲述，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或者教育，而是为了治愈”，“换言之，为了保持健康，他们必须要与讲故事保持联系，并最终参与故事的讲述”(Shi 3)。而且，很多的吟诵者或者巫医药师在梦中获得的“大幻觉”(great vision)必须要族人共同参与、一起表演才能发挥治疗之效。被古老的故事讲述或者表演治愈的印第安人一方面向内找到了心灵的平静与灵魂的复归，另一方面则与外界达成了妥协与和谐，在这个疏离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Shi 193)在古代那瓦霍人的口头文学中，他们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神祇们借助语言、歌曲和祷告而被“想”出来的。(Witherspoon 16)因此，说它们是文学作品，这似乎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轻描淡写地看待古印第安人的文化。我们并不是说文学就不重要了，而是说，这些古代文化所承载的，对当时部落的作用要远比今天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大得多，其发生影响的方式也远较我们现在的文学对人们所发生的影响要直接得多，发生影响的力度也要大得多。当代著名的印第安作家莫曼德曾经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由字词构成的；我们最本质的存在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文字是我们得以在其中思考、梦想和行动的因素。离开了一种文字维度的道德性，我们根本就无法存在”(Momaday 96)。莫曼德在另一处更为清晰地指出：“美国印第安人口头传统的核心是对语言效力

的无条件的深刻信念。印第安人认为字、词蕴含着巨大的魔力，可以用它们来改变乾坤。他们既可以用它来平息风暴、求得丰年、辟邪祛灾、治疗病痛、克敌制胜，也可以利用它来获得爱人的芳心，求得万事顺遂或用来探索死亡的奥秘。”因此，“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字、词更有力量了。当一个印第安人祷告或讲故事时，他是在同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神力打交道。他肩负重责，如临深渊。在说话时他头脑清醒，字斟句酌，因为他知道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具有分量”(莫曼德6)。美国学者布莱安·斯万恩(Brian Swann)也指出，词语对于印第安人而言似乎是可以不断衍生的，词语可以使得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甚至语言本来就是世界的源头；语言更是将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Swann 20)除此之外，口头文学还具有与神沟通、赞美神、求助于神、在打猎中施行特殊的诅咒或者寻求其他超自然的帮助、种植农作物或者繁殖家畜、解释世界的源头、施行教诲、悼念死者、鼓舞士气、求爱求婚、逗人发笑、讥讽对手或者迷惑敌人、颂扬大自然之美、夸耀个人的伟大功绩、描述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安抚孩子、减缓工作中的劳累、表达欢乐热闹等功用。(Day 4—5)对于大多数印第安部落而言，语言与思想是值得敬畏的，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功能，足以改变现世和未来。可以看出，对于古代印第安人而言，口头传统则是生活中承载着巨大责任的、至关重要的必需之物，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最终使他们得以与外部的大自然和内在的精神世界达至和谐统一。即使是在今天，在印第安作家看来，文字和声音也有着拯救我们人类(至少是印第安人)于水火的能力，另一位当代著名印第安作家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 1966—)如是说：“我们的声音将拯救我们的生命”(Alexie 17)。

除此之外，在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中，我们也时时处处能感受到他们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唱诵词和祈祷词，他们的典仪词曲和民间传说，体现了一个“自然”的民族，一个处处依赖大自然、处处崇拜大自然的传统。动植物都是他们的兄弟，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果腹食物和蔽体的衣物。山川草原是他们的母亲，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安顿家园的

场所和祭拜神灵的庙宇。印第安人的诗歌又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诗歌的节奏和脉动随着四季时令的变换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与之唱和。对传统的部落印第安人而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口头文学是他们赖以存活下去的精神食粮和与危险侵害作斗争的武器。(Lincoln 30)口头文学给他们以勇气和力量,鼓舞他们去大自然中猎取食物,给他们以信心和异能去与各种敌人争战,给他们以活力和喜悦去享受生活,给他们以平安与尊严去面对死亡。口头文学也为后来的印第安作家们提供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养料。很多现当代印第安作家如莫曼德、西尔克(Leslie Marmon Silko, 1948-)和阿莱克西等著名作家都对早期印第安口头文学所赋予他们的不尽的写作素材、鲜活的灵感和充沛的精神滋养而心怀感恩,印第安口头文学中对语言与静默之辩证关系的呈现,对传统中环形(circle)思维模式的文化表述,对大自然母亲与土地的骨肉般的依恋,都在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的书面文学作品中不断得到重述。他们对印第安口头文学与文化传统的认可也处处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著名印第安诗人西蒙·欧迪斯(Simon J. Ortiz, 1941-)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印第安人的“口头传统并非仅仅是说和听,因为对我以及对其他在印第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而言,印第安口头传统就是……那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以及文学的整个过程。所以这并不仅仅是关于说和听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关乎去亲历那整个过程”(Ortiz 104)。对于生活于现代美国社会中而且已经与印第安传统渐行渐远的印第安作家而言,返回印第安传统的精神家园不仅是寻求个体及族群的文化身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也是从祖先的历史与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与资源、进而从边缘处发声的策略,是他们文学创作和寻求印第安文化复苏的力量之源。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北美印第安口头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创世的传说,一类是关于人世的传说。而印第安文学的表现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基本相同的主题:强调人类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和谐相处,其主要功能是协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部落与部落)、人与种、人与自然、物质的

人与精神的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常见的主题则是对土地的崇敬和热爱,在描述部落起源和发展历史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参见张冲、张琼:《从边缘到经典: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源与流》,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参考文献:

- [1]Alexie, Sherman. *First Indian on the Moon*. Brooklyn: Hanging Loose P, 1993.
- [2]Astrov, Margot. ed. *The Winged Serpent: American Indian Prose and Poetry*. New York: Capricorn, 1962.
- [3]Day, A. Grove. *The Sky Clears: Poet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64.
- [4]Jennings, Franci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75.
- [5]Lincoln, Kenneth.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old like hills, like stars,'" in Brian Swann, ed. *Smoothing the Ground: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Oral Literatur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 1983. 3-38.
- [6]Momaday, N. Scott. *The Man Made of Words: Essays, Stories, Passages*.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8.
- [7]Omaha, "The Rock(Fragment of a Ritual)," *The Magic World: American Indian Songs and Poems*. Ed. William Brandon. New York: Morrow, 1971.p. 83. Quoted in Brian Swann, ed. *Smoothing the Ground: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Oral Literatur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 1983. 22.
- [8]Ortiz, Simon J. *Winged Words: American Indian Writers Speak*. Ed. Laura Coltelli.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90.
- [9]Roemer, Kenneth M.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Ed. Joy Porter and Kenneth M. Roe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1-24.
- [10]Shi, Jian. *Native American Mythology and Literature*.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11]Swann, Brian. ed. *Smoothing the Ground: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Oral Literatur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 1983.
- [12]Witherspoon, Gary. *Language and Art in the Navajo Universe*.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77.
- [13]N·斯科特·莫曼德:《土著人的声音》,《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艾默里·埃利奥特主编,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5—13页。
- [14]张冲、张琼:《从边缘到经典: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源与流》,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